

新典藏
XIN DIAN CANG

兰陵缭乱

完美典藏版

VIVIBEAR

作品

中

看花开花落，世事缭乱，
她笑过，她哭过，她有喜，她有悲，
辗转轮回千万次，
她心底的那抹善良与温存却从未曾改变……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兰陵缭乱

完美典藏版

中

VIVIBEAR

作品



VIVIBEAR

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女孩，喜欢在旅途中细细体会先人留下的瑰宝，体验不同国家的风情，在千年前的古老废墟上继续着自己的幻想。著有《寻找前世之旅》《寻找前世之流年转》《兰陵缭乱》《血族新娘》《花神》等多部作品。其中《兰陵缭乱》《寻找前世之旅》等多部作品已改编影视。







《翻译官·典藏版》

作者：缪娟

改编电视剧《亲爱的翻译官》即将开拍
法语系女生与翻译官精英
最活色生香的邂逅
新增精美手绘卡片、书签



《错嫁良缘4 海盜千金》

作者：浅绿

继“错嫁良缘”三部曲后
万千读者翘首期待作品
意外赌约，八卦奇谜，智斗海盗
惊险刺激的寻宝旅程由将军府千金开启

出版统筹：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：李文峰

责任编辑：姚 丽

特约编辑：李文峰

封面插图：伊吹五月

装帧设计：苏 涛

第一章 琉璃杯

四月天，春风拂柳，竹叶飘香，暖意熏人。

齐王宫南宫的议事殿上，文武官员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趁着等皇上驾临的空隙，闲聊着朝廷内外最近发生的大小事情，言谈间笑语晏晏，一派轻松。

在这众人之中，中书令斛律恒伽也面带笑容地应付着周围的同僚，眉梢眼角却流动着一抹旁人不易察觉的嘲讽之色。

短短几年内，齐国连继驾崩三位皇帝，那把龙椅上的主人换了又换，大家对这种情况似乎也已经习以为常。也是，只要自己不受牵连，谁来做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“长恭，你老实告诉我，那些画像你到底看了没有？”河间王高孝琬底气十足的声音忽然在他身后响起。听到“长恭”这两个字时，下意识地，恒伽转过头，朝着那个方向望了过去。

“三哥，从出门到现在，你就一直问个不停，烦不烦啊？”长恭一个闪身出现在他的面前，清逸飞扬，英气十足。

孝琬受了重大打击一般垮下了脸，不知从哪里抽出一条小手帕假装拭泪，还一脸哀怨地看着她，“好啊，你现在封了王，翅膀硬了，居然嫌你三哥烦了。”

恒伽的眼中不由泛起了一层清浅的笑意，这一招对付长恭早就失效了。果然，只见长恭很无奈地垂下脑袋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“三哥，我败给你了，其实我……”才说了半句，她忽然抬起头，眼珠一转，目光蓦地落在了他的身上，顿时眼前一亮，仿佛看到救星一般大声喊道，“恒伽，昨天那个事儿我们还没说完呢！”

说着，她迅速蹿到了他的身旁，将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孝琬扔在了另一边。

恒伽微微一笑，“怎么，又惹乱子了？瞧把河间王急得都哭了。”

长恭翻了个白眼，夸张地拍着胸口道：“比惹乱子更可怕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天

三哥不知中了什么邪，忙着给我找媳妇。”

找媳妇？恒伽的眉宇间轻挑起促狭的神色，“河间王也是一片好心，长恭你也不小了，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”

这厢孝琬也挤了过来，连连点头道：“你看你看，连恒伽都这么说，三哥这都是为你好，况且，三哥也说了一定让你自己选。”

长恭皱着眉，又蹭到了孝瑜的身旁，“大哥，你也不帮我说句话。”

孝瑜一脸看好戏的表情，只是微笑不语。

“对了，我还有几位妹妹呢，长恭你不如就和我们结为亲家，岂不更好。”恒伽强忍着笑意，像是意料中地看着长恭气恼地鼓起了腮帮子，面色微红，嘴唇轻轻翕动，仿佛在说着什么。

在依稀听到“死狐狸”这几个字时，他心里更觉好笑，这样的长恭，多了几分小女儿的娇嗔。

也是——她本来就是女孩子啊。

大殿门口忽然传来了一阵骚动声，恒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一个矫健的蓝色身影正走上殿来，立刻有几位大臣纷纷围了上去，脸上堆满了谄媚巴结的笑容，殷勤地打着招呼。

来者正是如今风头正劲的平秦王高归彦，之前他就因为拥戴孝昭帝立下了功劳，恩宠无限。在孝昭帝驾崩之前，他又站到了新君高湛的阵营里，亲迎高湛于邺城，颇得高湛信任，皇上甚至下诏：每次入宫，平秦王高归彦都能带三个带刀侍从出入。此举，可谓是宠冠当时。

随着一声“皇上驾到”的高喝声响起，刚才还在互相客套的官员们立刻没了声音，纷纷垂手而立，大殿内顿时一片寂静。

当今的皇上从殿后缓缓而出，冷冷环视了一圈下面的官员们，示意众人平身之后，稳稳地坐在了龙椅之上。

“众卿家今日有何事上奏？”皇上的声音冷淡低沉，有如低云深眠，明月清照。

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长恭忍不住抬头偷偷看了一眼，如今已经贵为天子的九叔叔身穿皂色皇袍，通天冠上的黑色平冕上十二旒晃荡，黑介帻边沿悬垂着的白玉珠帘遮挡住了他优雅俊美的容颜，更令人觉得天威难测，虽然看不清他的容颜，但她能想象得到，那双茶色的眸子里一定平淡如霜。想到这里，她低下头，心里不由涌起了一

丝若有若无的惆怅，此时的九叔叔，就好像遥挂天边的一轮明月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旁人上奏了些什么，她完全没有听清，只觉脑中一片茫然，已陷入了一种极其微妙的情绪之中。

就在这时，她又隐约听见了九叔叔冷淡的声音。

“……平秦王，朕决定封你为太宰，任命你为冀州刺史，即日立刻出发前往冀州任职。”

皇上话音刚落，众人就面面相觑，这太宰的官职完全是个虚位，而冀州刺史明摆着是要将平秦王外放，削弱他在邺城的势力，分明就是明升暗贬。

恒伽轻轻抿了抿嘴角，这样的结局在他的意料之中。平秦王官居将相，恶贯满盈，且朝堂之上，肆意发言，侮辱朝臣，目中无人，狂妄至极。这样的性格，皇上又岂能多容他？

高归彦自己也愣在了那里，正要上前说些什么，却见皇上微微一侧头，白玉珠帘下那双茶色眼眸若隐若现，高归彦不由一惊，那眼波如此冷，仿佛凝聚了冬雪寒霜，只一眼就令人的全身血液冻结成冰。

“臣，叩谢圣恩。”他的声音里多了几分无奈，将所有的不甘心压于胸臆中，跪下身子重重磕了几个头。

长恭感到九叔叔的目光似乎不经意间掠过了她，又转瞬隐匿在了细细密密的玉帘之下。她的思绪一滞，只觉得心里一阵失落隐隐徘徊。

散朝之后，长恭随同哥哥们走到宫门之时，宫里的内侍上前拦住了她，说皇上有事要单独召见她。

长恭没有半分犹豫，立刻跟着内侍往深宫内院而去。

高湛正坐在窗前等着她，窗外阳光疏影横斜，摇曳的阳光在他的侧脸投下朦胧的影子。他的薄唇勾勒出似笑非笑的弧度，整个人呈现出一种轻柔的安静，丝毫看不出之前朝堂上那位冷漠君王的影子。

“长恭，过来。”他朝她招了招手。

长恭应了一声，走上前时才发现九叔叔面前的案几上放着一方棋盘，棋盘为玉石所制，中心高隆，两端有孔洞，晶莹华润，光彩映人。二人对局，黑白各六枚。

原来是个玩弹棋的棋盘。长恭对这样东西并不陌生。弹棋、投壶、象棋这些巧艺游戏一直都是九叔叔的喜好，不过除了弹棋，她对于其他玩艺都没什么兴趣。听三哥说最近宫里好像来了一位精于游戏的胡人，颇受九叔叔青睐。

高湛示意她坐在自己的对面，指了指棋盘道：“来陪我下一盘。”

听到他并不以朕自称，长恭心里不由微微一动，一声九叔叔差点就要脱口而出，

但顾忌到毕竟君臣有别，迟疑了一下还是回了一句：“皇上，那么臣先开始了。”

高湛眸光一暗，飞快地将眼中的不悦敛去，微微一笑，“若是输了可要受罚。”

长恭点点头，纤细的手指开始移动棋子，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棋子落入对方的孔洞之中。

她一玩上手，就心无旁骛，显然已经忘记了对方的皇上身份，毫不客气地阻断了高湛所有的棋子，眼看她最后一枚乌木棋子即将入洞，高湛忽然做了一个令她意想不到的动作，他居然用手指点蘸了一些滑石粉，朝她面门弹来。趁着她扭头躲闪之时，高湛飞快地把他的两枚棋子弹入洞中。

长恭顿时恼了，也顾不得什么君臣之礼，将棋盘一推，脱口道：“九叔叔，你也太狡猾了！这不是耍赖吗！”

高湛不但不恼，唇边的弧度反而弯得更深。

长恭知道自己一时失言，刚想说什么，只听高湛又开口道：“长恭，这些日子我因政务繁忙，对你不免有些冷淡。不过……”他手里依然把玩着那枚棋子，“即使我是皇上，也依旧是你的九叔叔。一切都没有改变，明白吗？”

长恭心头一松，笑道：“那在无人之时，我还是叫你九叔叔。”

高湛立时眉眼舒展，嘴角含笑，道：“对了，今天让你看样新奇的事物。”说罢，他推枰而起，令宫人将东西呈上来。

不一会儿，宫人呈上了一壶葡萄美酒和一双透明的琉璃酒杯，长恭对曾在宴席上见过的葡萄酒并不惊讶，倒是那透明的杯子有几分好奇，只见杯子翠中泛蓝，光泽闪闪。

“好漂亮的杯子！”她伸手摸了摸，只觉触手清凉润滑。

高湛笑了笑，“这是从突厥过来的琉璃酒杯，你看着。”他伸手拿起了酒壶，往琉璃杯里面倾入一些葡萄酒，杯子颜色立变，变得深紫晶莹，如同水晶一样折射着绮丽光泽……

长恭顿时瞪大了眼睛，叫道：“九叔叔，这杯子会变颜色，好稀奇！”

高湛满意地将她惊讶的表情收入眼底，轻轻摇晃了一下酒杯，递了给她，“你尝尝有什么不同？”

长恭接过来咕咚一口喝下，引来了高湛的一阵轻笑，他似是无奈地道：“你这种饮法，能尝出什么不同吗？”

长恭眨了眨眼，“九叔叔，这算不算那个什么牛嚼牡丹？”

高湛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，长恭倒真有点不好意思了，纤长的手指不停地在酒杯上打着转，讪讪道：“九叔叔，我要告辞了。”

“等一下，”高湛顺手擦了擦她的脸，笑道，“这脸上还沾着滑石粉呢，花猫似的，就打算这么出去？”

就在手指和她肌肤相触的一刹那，一种莫名的悸动如电流般瞬间传遍他的全身，温柔似水，妙不可言，带着淡淡梅香的气息，让他变得醉意微醺……他低下头，茶色的瞳中微澜轻漾。

长恭察觉到对方的手指忽然微微一顿，抬起头来，只见九叔叔的脸上已敛去了笑意，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她，带着一种半明半昧的眼神，仿若一潭幽深的温泉，正将她柔柔地包围。

窗外，光影流离，微风荡漾，吹来一阵桃花的芬芳。

“时候不早了，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。”高湛蓦地缩回了自己的手，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淡淡的神情。长恭虽然觉得九叔叔刚才的神情有些奇怪，却也没有多想，与他道别后就离开了昭阳殿。

望着长恭的背影，高湛闭上了眼，静静聆听着窗外风吹树叶沙沙地响，心里是一片前所未有的纷乱。

长恭经过御花园的时候，听到不远处的凉亭里传来了一阵悠扬的琵琶曲声，曲声音色醇厚，音质饱满，犹如迦陵频伽的玄妙之音，循声望去，却见亭子里有人在弹奏琵琶，而坐在一旁聆听的贵妇正是昔日的长广王妃，当今的胡皇后。

皇后今天穿着一袭绿色金缕长裙。一阵风起，长裙曳动，华贵无双。

她正寻思着，皇后正侧过头来，眼波一转，显然已经看到了她。

长恭本想当作没看到，可以偷懒少行个礼，但既然现在已经被发现，也就干脆走上了前，朝着皇后行了个礼。

皇后轻轻一笑，指了指弹奏琵琶的那人道：“长恭，既然来了，就听和大人弹奏一曲吧。”

长恭这才留意到那弹奏琵琶的人是位年轻男子，一头浅褐色的卷发和深邃的五官昭示了他不同的血统，她心里一动，莫非这就是那个近来说传中颇为受宠的胡人？

“原来这位就是兰陵王爷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在下和士开。”男子抱着琵琶起身，不卑不亢地道。

长恭仔细一看，发现这和士开虽是胡人，却偏偏生得眉清目秀，容貌俊雅，嘴角笑意盈盈，脸颊飞红落霞，妙不可言。

“和大人的琵琶声，在下刚才已经领略了。”长恭笑着说了几句客套话，心里却有些纳闷这位和夫人在后宫怎么如入无人之境，看来确实不是一般的受宠。

皇后笑看了一眼和士开道：“和大人最擅长的就是握槊，皇上已经答应了让和大人教习本宫握槊之术。这样，本宫也可以经常陪皇上解闷了。”

长恭笑了笑，“娘娘果然想得周到。”虽然皇后对她依旧温和亲切，但长恭却隐隐感觉到了一种看不到的疏离。但九婶毕竟不同于九叔叔，所以她自然也懂得察言观色，绝不会逾礼。

就在这时，皇上身边的内侍匆匆赶了过来，一见到长恭仿佛是松了一口气，急忙将手里的锦盒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，陪着笑道：“兰陵王爷，您还没走就好，这是皇上赏赐给您的。”

长恭顺手接过了盒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放着的居然是刚才用过的一对琉璃酒杯。

“皇上对长恭果然不一般。”皇后瞥了一眼杯子，语气平静无澜，“这价值连城的琉璃杯，皇上平时可是连摸都不许别人摸。”

长恭微微一愣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

回到府邸的时候，孝琬就兴致勃勃地来游说她一起去郊外踏青。小铁一听便欢呼雀跃，她也立刻点头赞成，这样的季节，这样的天气，出外踏青是再美妙不过了，更何况还有两位风神俊雅的哥哥相伴呢？

第二章

同惜少年春

出行的当日，云淡风轻，烟和雾润，温柔醉人。长恭优哉游哉地策马前行，小铁和孝琬的斗嘴声夹杂着孝瑜的笑声不时传入她的耳内，令她的心里泛起一种柔软的感觉。

“恒伽，你别光笑不说话啊，也好好帮我劝劝长恭，赶紧让他娶个媳妇。”孝琬无可奈何地道。

长恭微微侧过头，望向正策马缓行在她右侧的少年，只见他薄衫若玉，人淡似

影，初雪般的清雅。无瑕玉石般的脸上，一双黑玛瑙般透亮的眼睛仿佛能看穿世间一切尘世浮华。

长恭心里犯着嘀咕，怎么这只狐狸也跟着来了……倒也奇怪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狐狸和三哥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好了。

“长恭，你也不小了，可不能学恒伽这家伙，更不能学你大哥。你也该成家立业了，我们高家还指望你开枝散叶呢……”孝琬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着。

在听到开枝散叶这个词时，恒伽看到长恭的嘴角明显抽搐了一下，心里不由又是一阵闷笑，忽又听得孝瑜戏谑的声音响起，

“长恭，难不成真想等你的小媳妇长大吗？”

长恭气恼地鼓起了腮帮子，“大哥，我说了多少遍，小铁不是我的媳妇儿！”

“唉，若你真喜欢这个野丫头，三哥也不会不答应……不过……哎哟！”只听噗的一声，孝琬低呼一声，揉着自己被不明物砸中的脑门，恶狠狠地瞪向了一脸无辜状的小铁，“臭丫头，你敢偷袭！”

小铁嘻嘻一笑，不慌不忙往嘴里放了一颗腌渍的梅子，“哎呀，刚才我吐核吐得用力了一些，不过这也不能怪我啊，梅核可不长眼睛。”

“你……”孝琬的脸气得皱起了一个包子。

“三哥！快看！好像到了呢！”长恭赶紧往前一指，趁机将话题给扯开了。

众人顺着长恭所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前方是一片偌大的茶山，青翠连绵，山岚弥漫。

茶山边有片绵延的梨花林，林间盛开着密密麻麻的白色花朵，清新的梨花香味扑面而来，在雾霭中闪烁着光芒，偶尔的几声鸟鸣，更增添了几分灵动。

走进梨花林，长恭闭上双眼，深深呼吸了一口，这清澈明媚的空气让她感觉神清气爽。几人拴好马后，就将准备好的东西铺放在了梨树下，围坐在一起，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。

“大哥，平秦王是不是已经出发去冀州了？”长恭忽然想起了这件事。

孝瑜点点头，“听说次日他还想再次入宫，但被卫士阻拦，命他赶快上路。”他顿了顿，“皇上已对他有所猜忌，恐怕平秦王的仕途到此为止了。”

长恭没有说话，抬眼望向了恒伽，只见他嘴角微抿，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“对了，大哥，我上次在宫里见到了那个叫作和士开的胡人了。”她忽然想起了这件事，“原来他还弹得一手好琵琶，不过皇上居然允许他自由出入后宫，教习皇后

握槊之术，看来真是非同一般的受宠。”

话音刚落，她留意到大哥的眼眸里极快地掠过一丝阴郁，不由心里微微一动，直觉告诉她，大哥似乎对那个胡人没有好感。

“和士开擅长棋技，投皇上所好，受宠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”恒伽微微一笑，“长恭你不是也能自由出入后宫吗？”

“那怎么一样，九叔叔和我的关系，又怎是那胡人能比的！”长恭脱口道，不知为什么，心里泛起了一种说不清的烦躁情绪。望着她脸上带着几分迷茫的神情，恒伽撇开了目光，或许连他自己也没发现，嘴角那微扬的弧度已经抿成了一条直线。

“咦？三弟今天为何一言不发？”孝瑜侧头看了一眼孝琬，这才惊讶地留意到平时聒噪的三弟从刚才到现在为止，居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

长恭也因为发现了新的话题而笑咪咪地凑了过来，“这样子的三哥好少见啊，莫非是触景伤怀？”

“那可真是稀奇事，一向粗线条的孝琬，怎么也和触景伤怀联系不到一起啊。”孝瑜拎着酒杯戏谑地挑了挑眉，并不怎么认真地说。

“四弟，大哥……你们两个还是我的兄弟吗？”河间王高孝琬深感遇人不淑地收起扇子抵住额角，自己如此明显地陷在情绪忧郁的状态中，这两个家伙还在那边高来高去地说风凉话？

“反正你会烦恼的多半也是些无关痛痒的事。”恒伽面带笑意地插了一句。

孝琬的情绪更加糟糕了，不过也是，这年头连兄弟都靠不住了，更何况是朋友呢。

正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，一群侍女打扮的女子正簇拥着一位装扮华贵的少女款款而来，少女似乎没有料到有人在这里，略带惊讶地抬起头。

只见她唇润留香，身形袅袅，罗裙摇曳，丰姿轻盈。

奇怪的是，少女对着眼前这几位绝色美男子，却没有丝毫的反应。

平生第一次被女子无视，孝瑜显然是大受打击，更让人郁闷的是，还有那不长眼的家奴居然毫不客气地让他们挪出地方。

“你们这几个家伙还不快点让开，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是谁！？ ”家奴们的气焰显然极为嚣张。

“哦，我还真想知道你们家小姐是谁？”长恭笑咪咪地站起身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。

“说出来怕吓死你，我家小姐是平秦王的千金！赵郡王高睿之义妹！”家奴一昂

脑袋，露出了一脸吓死你了吧的表情。

长恭十分配合地做出了一个我被吓死了的表情，趁着家奴露出得意的神色时，一个闪身掠到了少女身前，笑嘻嘻地用手指勾起了少女的下巴，啧啧两声道：“嗯，小娘子长得还不错，不如就跟小爷回去吧。”

少女似乎被吓了一跳，面色赤红，怒道：“好大的狗胆！来人，给我好好教训这个登徒子！”

她的话音刚落，只听噼里啪啦一片响，身旁的侍卫全都倒在了地上，耳边传来了对方轻佻的笑声，“怎么样，小娘子你还是乖乖跟小爷走吧，小爷保证你吃香的，喝辣的……”

不远处的孝瑜忍着笑意摇了摇头，“行了，玩闹也要有个限度，三弟，你去把他给我叫回来……”话刚说了一半，却见孝琬一脸激动地站了起来，“亏我还烦恼了半天，看，看，我们家长恭总算开窍了，这孩子还是对女人有兴趣的！若是他喜欢的话，我们就干脆把那个姑娘给抢回去吧！”

孝瑜轻叹了一口气，原来刚才三弟一直烦恼的就是这件事，看来还是自己出马算了，不然，搞不好三弟说不定为了讨四弟欢心，当真会强抢美人了。

这时，只见一位翩翩公子策马飞驰而来，还未到少女身边就已经怒喝道：“哪里来的混账东西，居然敢调戏本王的义妹！”

说着，他看也不看就朝着长恭狠狠一鞭甩去，却不想被对方轻轻躲过，心头更是恼怒，正要拔剑，忽然抬眼看到了长恭的容貌，顿时脸色一变，显然是大吃一惊，结结巴巴道：“兰陵王……你，你……怎么是你？！”

想不到这个登徒子竟然是兰陵王，这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。

长恭不慌不忙地行了个礼，“原来是赵郡王。”

孝瑜也走了过来，略带无奈地道：“我四弟他实在过于顽劣，刚才实在是失礼了。”

高睿心知眼前这两位都是皇上跟前的红人，又怎敢得罪，忙道：“河南王见笑了，原来不过是场误会而已。”说罢，他又顿了顿道，“兰陵王的绝代姿容连女子见了都要自惭形秽，又怎会做这种无聊的事情。”

一旁的少女哼了一声，“我道赫赫有名的兰陵王是什么样的英雄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男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，不过是张臭皮囊而已。”

“哦？此话怎讲？”长恭还真来了兴趣，平时见惯了看到她的容貌就犯晕的女子，这样美色当前毫不动摇的女孩子还真是少见呐。

少女一昂头，道：“想想史书上所记载的吧，从董贤到秦宫再到韩子高，他们就是再美，成日里也就是想着该怎么向主人邀宠，最多也是让个公主呕血什么的，有个好皮囊又有什么用？”

恒伽见长恭露出一脸茫然的神色，立刻就明白过来这个家伙从小就不爱念书，自然是根本没听过这些名字，不由轻轻一笑，开口道：“姑娘，依在下看那也未必。春秋时期郑国人子都不仅相貌俊美，还能征善射，因此便做了郑庄公的大夫。三国时的大将周瑜不但容貌非凡，且能文能武。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龙章凤姿，天质自然，精通文学、玄学和音乐。西燕的皇帝慕容冲更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倾国倾城第一人。由此可见，容貌出色的男子未必不能两者兼得。”

少女顿时愣在了那里，虽然什么也没说，可望着恒伽的眼神却流露出些许赞许之色。

长恭心里也暗暗佩服，狐狸好厉害，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。

“中书令大人果然见识广博，”高睿对少女笑了笑，“秀姜，这下你没话说了吧。”

秀姜侧过了头，又偷偷瞄了恒伽一眼，忽然转身就走。

“众位大人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义妹她从小被惯坏了，请多见谅，告辞。”高睿行了个礼之后匆匆追了上去。

“之前也听说过平秦王有一幼女自小寄养在赵郡王府中，原来就是她。”孝瑜轻轻摇了摇扇子，“倒是个有趣的姑娘。”

长恭眨了眨眼睛，“不过中书令大人实在让在下刮目相看，随便吐出一大串人名就让她哑口无言。我看这美貌与智慧并重的男子，中书令大人也是当仁不让啊。”

恒伽正想说话，却听见孝琬重重叹了一口气，“原来我们长恭还是没有开窍……”

不等大家接茬，他又像是下了什么决定似的腾地站起身来，朗声道：“我决定了，大哥，恒伽，今晚就带长恭一起去……流花苑！我就不信这孩子对男女之事不开窍！”

四周顿时陷入了一片无边的寂静中，只有一群乌鸦嘎嘎叫着飞过……

“怎么样，我这个提议不错吧。”孝琬又腰继续得意地笑，震落了一树梨花。

“三哥，你笑得好扭曲啊。”长恭的背后冒起了一股凉气，更加肯定了自己的设想，三哥，果然是中邪了。

她往周围望了一眼，只见孝瑜正忍着笑，小铁的脸颊不停地抽动着，而恒伽，那双眼中淡淡的笑意早就泄露了他的情绪。

“恒伽，你不是和小夜姑娘很熟吗，让她好好教教长恭！”孝琬的这句话终于让长恭放声大笑起来，仿佛全都受到了她的感染，除了一脸莫名其妙的孝琬，众人都纷纷大笑起来。

长恭望着大家开怀的笑容，心里莫名地泛起了阵阵涟漪。

过去的，已经结束，再也，回不去了。失去的，已经消失，再也，找不到了。

可现在的她，还有未来，还有他们……

她忽然觉得，今天的天空很晴朗、很美丽、很温馨……

大家，在不知不觉中，都长大了。

此时此刻，脑海里蓦地冒出了一句不知在何处看到过的诗词：

踏花须及时，同惜少年春。

这个世上流言的流传速度实在出乎长恭的意料。

自从因为救小铁被误传为冲冠一怒为红颜后，她又一次领略到流言的可怕性和广泛性。短短几天里，宫内外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了这件事。

经过添油加醋，这件事还被编得峰回路转，充分发挥了大家夸张的想象力。

长恭行走在宫中，明显感觉到了众人异样的目光，不由哀叹一声，恐怕今天九叔叔急召她进宫也是为了这件事吧。

在穿过花园的时候，她忽然发现不远处的花丛旁站着两人，正打算绕过他们，却无意中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
“你的面相很尊贵，手纹清晰，将来一定可以得嫁贵婿。”握住宫女娇嫩的小手，长发挡住狭长的眼睛与真正的心情，颇有女人缘的河南王高孝瑜正微笑着送上无须成本的吉言。

“讨厌，河南王光会拣好听的说，”咯咯娇笑着抽开手的宫女替他倒满举高的酒杯，走之前还不忘抛下一个秋波，“……如果那个贵婿是河南王，奴婢可不开心，太花心了哦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他浅啜了一小口，杯边轻扬的唇瓣似笑非笑，“真聪明的选择呢……”垂下眼睑，杯中琥珀色的酒倒映出满树绯红的桃花，以及自己被额发遮挡的幽黑的左瞳……

“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呢。”肩上忽然被重重一拍，刚滑入喉头的酒因此差点被呛出来，孝瑜捂着嘴，苦笑着回头，果然看到出现在身后的是笑吟吟的